

独家记忆

木浮生
.....著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
我喜欢你的同时，
刚好你也喜欢我。



畅销五年
全面修订

高智商男神教师
——&——
迷糊派元气少女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

独家
记忆
My one
and
only love

Mu Fu Sheng
木浮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家记忆 / 木浮生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500-1978-2

I. ①独… II. ①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6098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独家记忆
作 者 木浮生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静静张
封面设计 小 茜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卜若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19.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978-2
定 价 3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35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海狸先生 VS 阿童木小姐	001
第二章	慕容承和公子 VS 玫瑰花小姐	019
第三章	明月 VS 沟渠	035
第四章	左撇子 VS 右撇子	054
第五章	你是否知道	076
第六章	左边	103
第七章	心的墙	121

目 录



第八章	太阳喷嚏人	144
第九章	听见	175
第十章	保加利亚玫瑰	210
第十一章	亲爱的橡树	235
第十二章	青桐有心叶相承	254
第十三章	Моя Девушка (我的女孩)	278
番外一	临时演员	297
番外二	借书记	306

1

今天考两门，上午毛概，下午法律。

我先前辛辛苦苦地将复习资料上的题全部请教好答案，誊了一遍，又拿去缩印，回来用剪刀剪成豆腐干模样，再送去印。来来去去，活活折腾了一天，比那些临时抱佛脚而半夜背书的人还用功。

发考卷的时候看到那些试题，我骤然有点喜极而泣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居然在昨天抄答案的时候，将那些知识点记了个大概。

本人心情顿时大好，刚想将纸条收好却感到一个带着谄媚的炙热眼神落到自己身上。

“薛桐，借我用用吧。”坐在我旁边，中间隔了条过道的钟强讨好地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

我看了看他，再看了看手里的东西，一咬牙递给他，“记得还我。”

开考二十分钟以后，监考员罗老师拿起一张空白的毛概试卷开始沉思，沉思之后目光缥缈起来，很明显罗老师开始神游了。于是考场进入了一个黄金作弊时段，同学们的胆子渐渐发酵，各显神通。

我后面的白霖今天一早就来教室用铅笔将答案抄在桌子上，现下正在埋头奋笔疾书。

而钟强则看了看讲台上的罗老师，再从兜里摸啊摸，口袋里簌簌地响了半天，终于摸出那两张救命的小纸条。

我不再看他那笨样，嘴里含着笔，两条眉毛皱一起，开始严肃地思考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所在。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钟强在咳嗽，而且咳个不停，一抬脸我便看见他朝我猛地使了眼色。我随着他的视线低头看去——那张借他救命的纸条居然被风吹到了我这边的桌子脚下，赫然躺在宽敞的走廊上。

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印着比蚂蚁还小的字，为了方便，我在上面印了今天两门学科的答案，正面毛概、背面法律，大概有二分之一张光碟那么大。

如今，我瞅了瞅那纸，有些心疼。我抬头剜了钟强一眼，这人抄个答案都不会，还能给掉地上。

我生气地弯腰去捞，捞了一下没捞着，第二次加大弧度再去捡的时候，一只脚踩在了上面。

我疼惜地扯住纸条的一角，压低嗓门小声地说：“同学，你踩着我的东西了。”这人真不识趣，交卷就去交卷，要走就快走，差点坏了我的好事。

可是，那只脚一直没挪开。

我又说：“同学。”说完，我本想仰头瞪瞪对方，无奈角度太大，脖子只够抬到一半，看到膝盖上方便无法再向上。

要不是讲台上还坐着个老师，换在平时我不保证不啗他一口。

旁边的钟强又咳了咳，再咳了咳。

“喂。”我急了。

这人不能因为腿长，就这么踩着我的东西不放吧？

白霖也跟着咳起来。

这下我纳闷了，学校没暴发流感啊，怎么这一个两个的都一起患上咳嗽了，存心让我被那罗老头发现吗？

就在此刻，对方终于抬了脚，我这才将东西抽出来，正要长长舒口气，却不想那双腿的主人竟然弯腰蹲下来。

随即，一张年轻男人的脸缓缓落入我的视线。

我看着那副突然在眼前放大的五官，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男人粲然一笑，指着我手里的东西，亲切地问：“同学，你手里拿的什么呢？”

话音刚落，他胸前挂着的工作证也一摇一摆地垂下来，上面赫然印着三个顿时让我形神俱灭的粗体字——巡考员。

钟强一见这苗头，迅速地起身交卷，然后飞快地从考场里消失了。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钟强消失的背影，再看了看手里捏得紧紧的东西，嘴巴张了张却是徒劳，活活被对方逮了个现行，百口莫辩。

我先是惊慌，然后羞愧，接着开始直视苍凉的人生，最后居然变成一副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样子。

本来东西掉地上，周围人都不承认就得了，只能草草了事。但是他不早不晚偏偏选了个人赃俱获的最佳时机来抓我，我可真比那窦娥还冤啊。

“还不服气？”办公室里，巡考员老师笑盈盈地问。

“有点。”我冷嗤。

“这东西不是你的？”

“……是。”我写的，我印的，我剪的。

“不是你带进考场的？”

“……是。”

“那你就不要告诉我，你本来想作弊，但是在考前却突然良心发现决定改过自新，然后好心地借给了同学，结果这位同学不小心将东西掉在你的脚下，这个时候我来了……”男人扬了扬眉梢，“同学啊，很多年前这台词在我们学校就已经不流行了。”

我的脸从紫红变成了青黑，这人一口气把我能说的想说的都说了。

我深吸了口气，世界上怎么有这种老师？

待我看到对方还摆着一副悠闲自得、得意扬扬的模样，更加怒火中烧，有种立马扑上去掐死他的冲动。

临走的时候，我恶狠狠地回头：“老师！”视死如归。

“嗯嗯。还有话说？”

“麻烦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干吗？”男人漫不经心地问。

“我下午考法律基础还要用。”我答。

我听见门口吧嗒一声，大概是守在走廊上的白霖跌了一跤。

没想到男人一点儿也没生气，反倒微微一笑，用下巴示意了下桌子上的罪证说：“拿去吧。不过，这位同学，你要是下午作弊得挑个好点的手段，夹带纸条属于最笨的一种。”

我：“……”

白霖：“……”

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所有的科目都考完，我还是没有被辅导员召见，也未曾收到系里任何处理我的消息。

我这人天生比别人少根筋，渐渐也不将这件事情放心上，回到家，一心好吃好喝，养点膘，热情迎接大三的新生活。

2

在教育部招生计划的指导下，A大逐年扩招，以前老校区早就已经挤不下了。所以学校将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安排在新修的西区，到了大四或者研究生才回到校本部。

西区在离A城市区有几十公里的小镇上，周围大部分还是农田。所以，别说逛街，就是找点娱乐项目都很难。

我们宿舍里一共就四个人：我、白霖、宋琪琪还有赵晓棠，而且都念一个班。

每周周末吃了晚饭无聊的时候，我就和宋琪琪去学校外面看电影。那个所谓的电影院，其实仅有一个放映厅，只放盗版，不播正版。所以要是想看新上映的电影得比城里面晚许多天。一张票却只要人民币八块钱，若是预存一百块就可以办张会员卡，票钱还能折成五元，这个价格可是非常吸引人。

但是我和宋琪琪都没有卡，可是又心疼那多出来的三块钱，于是——

“我买两张七点的票。”宋琪琪递了二十块钱过去。

“有卡吗？”大婶问。

“有，有。”宋琪琪回头朝我使了个眼神，“小桐，你那卡呢？”

“哦。”我打开手袋，装模作样地翻钱包。

“快点，带了吗？”宋琪琪问。

“哎呀——好像忘带了。”我惊呼。

“啊，那可怎么办啊？”宋琪琪哀叹，然后将二十块钱收回来。

“只好不看了。”我说。

“唉——”宋琪琪长叹一声。

“阿姨，”我走上前甜甜地叫了一声，“阿姨啊，我们办了卡的，但是今天忘带了，你就卖两张会员票给我们吧。”

大婶将信将疑，“真的？”

“真的有，今天忘带了。”我急忙点头，可怜巴巴地望着对方，“要回去拿就来不及赶开场了。我们一个星期就这会儿有时间，其他晚上都上自习，好好学习呢。我一天才十块钱生活费，这一张票要是能省出三块钱，也能让我多买份肉了。”

我说得几乎声泪俱下。

大婶瞅了瞅我，“你这孩子真是忒瘦了。好吧，下次记得带啊。”

我拿着票回头偷偷朝宋琪琪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这个方法我们用了N次，屡试不爽。后来，只要是那位好心的大婶看到我，连卡都不查了，直接对旁边的人说：“嗨，这孩子我认识，老会员了。”

在知了还在树上苟延残喘的季节，我进入了大三。这学期有一门我们期待已久的必修的选修课——二外。

A大外语学院分了英语、日语、德语、俄语、法语五个专业，所以我们的二外也是在日、德、俄、法中间选。这些年，日语和法语很紧俏，导致英语系里选修日语和法语的也特别多，有时候一个班都装不下，还要增班。

我们宿舍右边住的日语系的同学，其中一个和宋琪琪是老乡，每天来串门都要说他们某个师兄学了日语如何如何有出息，去了日资企业的生活又如何如何逍遥。

“唉，其实吧，我觉得你们当初不应该学英文的。”小日语又开始哀叹。

“为啥？”宋琪琪反问。

“只要念过书的人都会这个，学出来有什么用？”小日语一脸高冷地嘲讽着，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

宋琪琪脾气好，笑了笑事。

“我们去年毕业的一个师姐，毕业后帮人家翻译日本动漫，可挣钱了。后来人家觉得她声线好，如今送她去了日本培训，还想让她配中文来着。”

我忍无可忍地从上铺翻下来，冷嗤一下，“是啊，多好，看爱情动作片都不需要翻译。”

小日语没说话。

我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又说：“你们那个师姐配啥音呢，是不是一直说‘亚美爹’‘克莫奇’啊？”

小日语的脸抽搐了一下。

她以前在宋琪琪面前炫耀，因为宋琪琪性格温和从来没反驳她什么，她就变本加厉。如今见到我讽刺她，估计才觉得难堪。

“我去吃饭了，真是‘哈次卡西’呀！”然后，我拿着饭盒，害羞地掩面出门。

……

原本，我一直抱着推广以上影片的梦想而立志二外学日语的，但是小日语的反复出现让我打消了这个想法。

正当我迷茫的时候，白霖带来了一个消息。

“我要选俄语！”白霖在宿舍里高呼。

“俄语？”我吞了口米饭，“你想去当爱斯基摩人？”

“小桐——”白霖看了我一眼，“你的路痴程度加剧了，能将俄罗斯人和爱斯基摩人扯一块去。”

“不都是什么斯人吗？不都是在北极吗？”我据理力争。

宋琪琪插嘴问：“怎么突然想学俄语呢？你前段时间不是说选法语吗？”

白霖笑咪咪地说：“今年系里分来教我们俄语的老师啊，超级帅。就是那个团委的老师，今天他在食堂一出现，我们全部都被征服了。”

就是拜白霖的这句煽动语所赐，我也被拉去选了俄语。

3

俄语课一周两节，设在星期一的晚上。

没想到这一届选俄语的人呼啦一下冒出许多，完全超出系里面的预料，不得不换了间大教室，完全有赶法语、超日德的趋势。

第一节开课前，俄语系的老主任专门来了一趟，无非是鼓励大家好好学习之类的，其间看着下面济济一堂的求知学子们，几欲老泪纵横地又说：“同学们，想当年，我们外语学院还称外语系的时候，只有俄语一个专业。那个时候，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学俄语的浪潮，不懂俄语出去就等于文盲一样。后来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实力的衰退，有的人甚至预言我们俄语走到了尽头。今天，看到你们，我才知道俄语的第二春又来临了！”

“傅老够激动的。”我说，“都快感动得哭了。”

“是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真相，会哭得更厉害。”白霖说。

老师叫陈廷，回国之前在莫斯科留学，去年才开始教课。外语学院男生少，男老师更少，年轻男老师少之又少，所以只要稍微年轻一点又未婚的男老师简直就是稀有动物，倘若模样再好看点那就是巨星级的大众偶像了。

陈廷便是其中之一。他个子高高，斯斯文文的，戴了一副眼镜，据说有种儒雅的感觉。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当我第一节俄语课看到他的时候，失落之情却溢于言表，“这也叫帅啊？”

被人骗了，后悔死没先亲自鉴定下。

白霖两眼放光地说：“这还不叫帅？那你指个帅的给我看看。”

我将钱包摸出来，抽出里面的照片说：“这男的才是天下第一帅哥。”

白霖兴致勃勃地接过，照片是张双人合影，我旁边站着个中年人，白白胖胖挺着个啤酒肚，一脸弥勒佛的喜庆模样。

“你就少拿你爸的英姿来寒碜我们了。”白霖没好气地说，“也不知道是老爸的形象太伟大，还是你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这三观都有问题。”

“你才三观有问题。”我就一直觉得男人长得像我爸那种才算英俊。

此刻，只听陈廷在讲台上说：“我是个不点到的人，我一直以为要用点名册来维持上课人数，其实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底下有男生偷偷鼓掌。

“有时候你觉得我上课无趣，或者临时有事情不来也可以，也不用向我请假，但是——”陈廷微笑，“来了就要百分之百认真。”

原本这种二外课就和那些必修的公共课是一样的，有点鸡肋的感觉。可是，陈廷是个极有耐性的人，工作也很负责。

一千人从俄语的 33 个字母起头，开始了英俄混杂的生活。

下了自习，我和白霖提着温水瓶去开水房打水，路上突然遇见隔壁班那个让我背黑锅的钟强。

我用冰封一样的眼神剜了他一眼。

“小桐啊，那事后来不都了了吗？你就饶了我吧。”钟强说。

“呸——小桐小桐也是你叫的？”白霖唾弃他，“这种男人没担当，别理他。”

说完，拉起我就走。

中途，白霖对我说：“上次抓你那个老师还挺好的，后来再也没怎么着你，但是我们怎么从来没在学校见过他呢？”

“是不是老师都还不一定呢。看他长得那样，就跟个小混混似的，说不定就是偷了个工作证的冒牌货。”

虽然事隔两个多月，我依然提起他就来气。

陈廷的课挺有意思的，人也有趣。但是老师的魅力比起外面的花花世界和网游里的跌宕人生终究气场弱了些。经过了一个月，当全班同学发现他真的不点到以后，开始逃课。

哪知有一天，七点零一分，陈廷还没到。

七点零五分，陈廷仍然没到。

教室里的人开始窃窃私语了。

“不会忘了吧？”有人问。

“怎么会呢，而且陈老师每次挺准时的。”有人说。

就在嗡嗡的嘈杂声逐渐放大的时候，一个男人进来了。

男人夹着一本书，闲庭信步地走到讲台上，随即对着下面淡淡一笑，“陈老师有事不能来，我替他上课，没想到教室这么难找。”

全班女生被他那相貌惊得吸了口凉气，除了我！

我握紧拳头，顿时想起一句俗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这男人不是别人，正是上次抓了我作弊后，又像股青烟似的无影无踪地消失在我校的那个冒牌老师。

如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陈老师去外地培训了，我替他给大家上俄语课。”男人说。

有女生举手，“老师，你是教俄语的吗？我们怎么没见过你？”

我知道，这女的意思是：老师呀，如果你是外语学院的老师，是怎么躲过我们的八卦探头的？

男人说：“不是，我不是俄语老师。”

大家异口同声地“哦”了一声。

“不是学俄语的还敢说自己来代课。”我恨恨地说。

“但是——”男人一顿，“我在俄罗斯待了好些年，水平大概和你们陈老师差

不了多少。”

所有人又一起“哦”了下，意思和刚才又不一样。

我撇了撇嘴，真是自负。

会说两句俄语了不起了吗？我说英文你听得懂吗？

只要是讨厌的人，真是从头到脚、从内心到皮囊都惹人厌。

这时另一个女生说：“老师，能告诉我们您叫什么吗？”

“我姓慕。”男人说完便拿起桌面的粉笔在黑板上唰唰唰地留下潇洒俊逸的三个字：慕承和。

他转过身来，眉心舒展，“同学们可以叫我慕老师、小慕、老慕。当然。”他将二指间的粉笔头轻轻扔回盒子里，眼梢上扬，盈盈一笑，“想私下叫我承和，也可以。”

白霖突然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小桐，这老师笑起来真是……”她皱了皱眉，“咋形容呢，就是四个字的成语，觉得对方很好看那种，怎么说来着？”

我咬牙切齿地答：“祸国殃民！”

白霖：“……”

4

除了英文和汉语，很多语言都有弹舌音。俄语的字母里面有个 [p]，便是弹音。当一个人发不出 [p] 这个音的时候，就会变成 [л]。[л] 念出来类似于汉语拼音里的边音“l”。

以前陈廷上课教过几次，我都不会，而白霖他们则一点就通。

于是，[p] 成为我的俄语死穴，谁提我和谁急。

这天上课，我和白霖刚好迟到了两分钟。

教室仅有一个门，每次都只能从讲台边上，在众目睽睽下进出，所以迟到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白霖不好意思地喊了报告，打断了慕承和的话。

慕承和的黑瞳扫过来，害得我朝白霖的身后缩了缩。他大概没注意到我，亲切地点点头说：“这两位同学啊，其实迟到也不是坏事，只是我怕你们来迟了没位子坐。”

随即，我和白霖跟着他的目光望去，讲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原本一间能坐下八十个人的大教室，突然就没什么空位了。

正在我和白霖进退两难之时，有一只救命的手朝我们招了招。

“小白，我这里有空位。”

白霖拉着我急忙奔了过去。

“你怎么来我们系上课？”白霖问。那个招手的是白霖的老乡，数学系的。

小白老乡说：“我也是慕名前来。”

我纳闷，“慕名？”

小白老乡点点头，指了指前面一堆女生：“这些是我们系的，那边是中文系的。”

白霖急了，“你们数学系男的那么多，我们外语系就这几根独苗苗，你们也要抢，还有没有天理啊。”

小白老乡呵呵一笑，“小白，不要这么小气嘛。我们资源共享，资源共享。”
资源共享……

慕承和在上面喋喋不休地说：“以前有人跟我说俄语不好教，因为同学们兴趣不大。如今看来，真是杞人忧天。现在中俄关系日益亲密，如今俄罗斯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能源伙伴……”

小白老乡将下巴放在桌子上，用一种迷茫的眼神盯着侃侃而谈的慕承和，“连声音都这么好听。”

要是慕承和知道俄语复兴的真正原因竟然是自己，会是啥模样？

“真是没品位。”这种长相送我都不要，我不屑地埋头抄笔记。

“下面我们复习下前几节课学的单词，我请一位同学念一遍，有没有主动举手的？”

慕承和刚一说完，全体同学便瞬间埋下脸去，特别是外系混进来的那些人，低头动作迅速且整齐划一。

慕承和环视了一圈，也没人主动请缨。

他也从来不带点名册，便随口说：“陈老师以前上课有课代表吗？”

“有。”有同学小声回答。

“那课代表好了。”他说。

话音刚落，所有人一起呼了口气，然后又重新抬起头，发花痴的继续发花痴，

抄笔记的继续抄笔记。

白霖递给我一个复杂的表情。

“课代表，叫你呢。”白霖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我恍然大悟，这才意识到，我就是那个倒霉的俄语课代表……

“课代表？”慕承和又叫了一声。

然后引得更多知情者的目光朝我投射过来，假装缺席都不行了。

我别扭地站起来。

慕承和看到我，似乎没有什么异常的表情，点点头说：“把34页的单词读一遍。”大概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前头还好，在读到 **Россия** 这个单词的时候，我自知弱点便企图蒙混过关，舌头飞速一闪就过去了。却没想到这并不能逃过慕承和的法耳。

他说：“等等，你再念一次。”

我心虚地读了一遍。

他察觉有点不对，便纠正：“跟着我读——**Россия**。”

我机械地重复。

他瞅了瞅我，似乎看出点门道来，“课代表同学，[p]不会发？”

我咬了咬嘴唇没答话。

他朝其他人问了一句：“我们班上还有没有人也不会的？”

在座的同学都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便没有人敢吱声，顿时安静了下来。

“没有？”他追问了一句，“都会？”

继续安静。

“那下课后课代表到我办公室来，我单独教。”

这一句话说出来，我先是愕然，继而生气。陈廷叫我当课代表是我的错吗？天生不会发弹音也是我的错吗？这男人上课羞辱我，现下还要在课后折磨我。

想到这里，我对他的恨意难免更甚。

待我坐下去之后却发现女同学们纷纷扼腕叹息，全然是一副副追悔莫及的模样。

小白老乡紧紧握住我的手，爱恨交织地说：“同学，你可真幸福。回来记得跟我们说说，是啥滋味。”

那种感觉仿佛我不是去受教育，而是去——献身。

5

慕承和在外语系没有办公室，所以他占用的依旧是陈廷的桌子。

晚上两节课的下课时间已经是九点，本来就沒老师了。再待我故意磨蹭了会儿，九点十多分才去找他，更是只有慕承和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连走廊里的人都少。

慕承和坐在办公桌前，正在看着花名册，见我进门便示意我找把椅子坐下。

他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交握抵住下巴，若有所思地说：“我没有给本科生上过课，更没有教语言的经验。我知道我们学校的专业俄语都是小班教学的，一个班不超过二十个人，但是这种二外的大课，挺难。要是我的教法有问题，你作为课代表可以对我提意见。”

突然间见他这么谦虚，我倒是局促起来，“没，没。挺好。”

“那怎么不会发[p]呢？”

“天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列宁也不会。”我想起白霖为了安慰我而发掘出的例子。

“你能和列宁比？”

“你在前面加个齿塞音[ɾ]或者[ɺ]，再试试。”

我依旧“得儿”了半天，也没弹出来。

他起身，没好气地朝我招了招手，“过来。”

我纳闷地一动不动，我又咋了？

他见我不动，便无奈地绕过桌子走到我跟前，“别以为是小事，好好的一个[p]被你整成[ɺ]，你都不知道听起来多别扭。你看我的嘴。”说着他命令我抬头，然后张开唇，让我看清楚舌头的位置。

“舌头卷起来抵住上颌，然后往外吹气。”他一边说一边叫我仔细看 he 唇舌的动作，随即缓缓地发出一个冗长而轻快的弹舌音，罢了问，“有什么想法？”

“海狸先生。”

“呃？”

“高露洁广告。”海狸先生，你的牙齿为什么那么白。

“……”他看了我一眼，双目微凌，“同学，我发起火来很惊人的，你可别惹我。”

从这双方的身份来说，我是弱势群体。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垂下头去，做认错状。